

讨厌的小孩

「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推别人？你家大人怎么教育的？也不出面管管你？真是没有教养」游乐园里，一女人怀里抱着约一岁左右，泪眼汪汪的小孩。一只手不断擦拭着孩子脸上的泪水，看着孩子委屈得不断抽泣的身体，挂着泪水的小脸，心疼极了。

她转过头，一脸怒火呵斥着始作俑者，环抱着双手一脸嘚瑟，十一岁的刘晓晓。

苏燕坐在不足三米远的软塌上，拿着一杯奶茶悠然自得的喝着，像一个局外人一样，冷眼旁观着所发生的一切。

事情的始端，她看得一清二楚：那小孩走路脚步还不稳，摇摇晃晃碰了一下刘晓晓。当时刘晓晓正在堆积木，手肘猛的被碰了一下，手里的积木掉落在了地上，晓晓一脸怒气，还没等小孩母亲开口道歉，狠狠地把小孩推倒地上，小孩一个趔趄摔倒在了地上，孩子的母亲眼疾手快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小孩开始哇哇大哭。

好不容易哄好了孩子，孩子母亲嘟囔了一句「真讨厌」，结果被耳尖的刘晓晓听到，咽不下气的刘晓晓趁着孩子母亲不注意，又狠狠地把孩子推到在了地上。

苏燕冷眼漠视着整个过程，她心想：小孩自己先来招惹晓晓，晓晓这叫正当防卫，再者而论，晓晓只是个孩子，那女人能把她怎么样？方正那小孩没受什么伤，就算小孩母亲有天大的能耐，还能上天不成？

目光上下左右打量了孩子母亲一眼，发现穿着打扮也廉价普通。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廉价的地摊货。

「贱民」苏燕嘴角微扬，满是嘲讽。下巴抬了抬，眼里一片轻蔑，

原本不想参与这无聊的闹剧，当女人说「没家教」的时候，苏燕心里有点发堵，自己竟被一个连给自己提鞋人都不配的人拂了面子，质疑自己的家教。她绝对不能忍受自己的尊严，被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所挑衅。

她起身，理了理一丝发皱的裙摆。昂首挺胸，一脸傲慢地走了过去过去。

苏燕拉着晓晓关切的问「宝贝，没怎么样吧？」完全无视一旁怒火朝天的女人，似乎她只是空气，根本不存在。「你是这女孩的妈妈？你家孩子。。。」孩子母亲出控诉，想让苏燕给个说法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苏燕严厉的声音打断，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「够了！」苏燕提高声音，厉声打断。

苏燕回扬着下巴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质问孩子母亲「你凭什么说我孩子没家教？是你孩子先碰到我孩子的？不道歉还斤斤

计较，给点颜色想开染坊，不想想自己对错，一个劲赖别人，还有理了？」

「我孩子这么小，你看你女儿估计都十一岁了，我孩子这么小又不是故意的，也没有伤到你女儿，我还来不及出口道歉，你女儿就下重手狠狠地推她？」孩子母亲听着苏燕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心里气愤极了。她极力按耐住自己的情绪，还原着事实。

「哎哟，你下不出蛋怪鸡？你孩子碰我女儿，你这个母亲自己就有问题，自己的孩子这么小就带到游乐场，你这是吃饱了撑着？不小心磕着碰着就赖别人？自己不负责还找借口？真是无理取闹，再说就算我女儿比你小孩大，哪一条法律规定要让着你家孩子？」苏燕对孩子母亲翻了翻白眼，一脸的嫌弃，不断扭曲着事实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孩子母亲头上。

「你！.....」对于苏燕黑白颠倒，孩子的母亲气极了脸红脖子粗，胸口不断上下起伏着，身体都开始发抖。

「怎么？我说得不对，你看你，啧啧，都带着孩子，不为自己想也不为孩子想想，明明是自己的责任还赖别人，还有啊，没钱，穷就别生了，又不能给孩子最好的，啧啧，自己没本事就被逞能了，不好好照顾孩子还拿别人当借口，你以为所有人都愿意给你当靶子？真是可笑至极，晓晓我们走！」苏燕料定孩子的母亲不能拿自己怎么样，语气咄咄逼人，毫不给孩子母亲留一丝面子。

刘晓晓回头还对着孩子母亲做了个鬼脸，一副你能耐我如何。气的女人七窍冒烟。看着潇洒离去的两人，孩子母亲气的跺

脚，可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咬了咬牙，无可奈何。

刚回到酒店，苏燕拉着刘晓晓的手低声下气地祈求，和游乐场里一副高傲的模样判若两人「晓晓，你别这样了好不好？现在那件事都没有处理好，就别给妈妈找麻烦添乱了好不好？收敛一点。现在正是风口浪尖，你不能太招摇了，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么？虽然有你爸爸，可现在他忙的不可开交，你懂事一点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看着苏燕眼睛里满满的期盼，回想起自己做的事，和那个每天夜里都会缠着自己的噩梦，刘晓晓叹了口气低下了头，无奈妥协了。

「嗯，真是妈妈的好孩子，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妈妈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」听着刘晓晓答应了，苏燕欣慰极了。

她用手揉了揉刘晓晓头上柔软的头发，目光飘向窗外，看着快要落下山的残阳，眼睛里一片冰凉。「没事的，等你爸爸把移民手续办好，我们就出国了，关于你的所有消息都会清理的干干净净，那件事再也不能影响到你，放心，只要有爸爸妈妈在，任何人都不能动你一根毫毛。」

晚上，苏燕一脸慈爱地看着刘晓晓酣睡的面容，在她额头上轻轻地落下了一个吻。

打开手机，百无聊奈地浏览着新闻，看到那一条条被顶置的新闻都写着同一事件：某省某市一十一岁女孩残忍地把一岁男婴从六楼扔下，孩子颅内出血，经过抢救，性命无忧，可脑部神经却严重受损。

受伤孩子家人向女孩家里讨要说法，而女孩家人推着责任，避门不见。更是从未去医院探望过受伤男婴，医药费更未支付一分一毫。

始作俑者因未满十八岁，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和目击证人证明是女孩把男婴扔下六楼，只有电梯内外一点视频无法证明是女孩迫害男婴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，法院应证据不足未对女孩下达任何处罚。

这件事就像一个石激起千层浪。社会舆论剧烈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记者想采访女孩及其家人，女孩却和其母亲以心情不好，出差散心为理由踪影全无，其他家人无可奉告，而关于女孩的一切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摸匿了，记者处处碰壁，最后只能空手而归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言论自由的网络上炸开了锅，关于此的新闻评论区都是无一例外「人渣」「死全家」「畜生」各种污秽刺耳不堪入耳的字眼。

苏燕「哧」的一声笑了，眼神满是轻蔑看着这些口出狂言的人，都是一群人渣败类，拥有一个键盘就拥有了全世界似得，只会靠着键盘瞎逼逼。

网上凶如虎，现实里却是个胆小鼠辈。有些自以为嫉恶如仇的人还骂女孩母亲早点死，出车祸之类的诅咒，而现在自己不是有手有脚照样过得好好的。

没错，那六楼扔男婴的女孩，就是刘晓晓。

那天，刘晓晓放学回家，在电梯里，不知为何她趁孩子奶奶不注意强行把孩子抱进电梯，然后到了六楼，孩子奶奶看着孙子被女孩掳走了，拼命地爬楼梯追着。

因为孩子哭闹不止，吵着叫着要奶奶，她嫌烦就把孩子从六楼扔了下去。

孩子奶奶额头上满是汗水，一脸着急地追上了她，却看到她两手空空。着急质问孩子哪里去了，当时刘晓晓一脸镇定自若，冷静的完全不像个做了坏事的小孩。风轻云淡地说「没有看到孩子」。

楼下有人尖叫「孩子坠楼了！」孩子奶奶顾不得与刘晓晓纠缠，急忙冲了下去。

当她看到倒在血泊里熟悉的小小的身体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而刘晓晓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回到了家里，对这事，她一个字都没有提过。

当孩子父母带着一群人哭些闹着上门，苏燕两人才知道这件事。两方站在门口对峙着。对于孩子父母哭的死去活来要说法。苏燕一口咬定不是刘晓晓做的。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事估计和刘晓晓脱不了干系，可她绝对不会承认这事是刘晓晓做的。因为只要她松口吐露一个字，一切都会万劫不复。

当时刘晓晓还在上学，苏燕独自和孩子父母周旋着，悄悄对刘洲使眼色，刘洲看着苏烟不断暗示的目光，一点就懂。悄悄地

打电话让刘晓晓外公外婆把刘晓晓从学校接走了。

看到刘洲点头示意事情已经办妥。苏燕平淡的语气变得强硬。

「告诉你们，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晓晓做的，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污蔑晓晓，信不信我报警？」

「你还好意思报警？你女儿心到底有多黑？多残忍，把一个一岁的男婴从六楼扔下来，心不会疼么？小小年纪。心肠歹毒，做事就不怕报应！」一个双眼通红发肿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——一脸悲痛边抹着泪，一边控诉着刘晓晓。

苏燕眉头皱了皱，脸上满是不耐烦，她才懒得和粗鄙之人斤斤计较白费口舌。

「说有什么用？报警就好了，法庭上自见分晓，自己带孩子没带好，孩子走丢，掉下了楼，就找我家孩子背黑锅，真是好笑！有本事多去医院走走，就在我家门口吵吵闹闹找替罪羊算什么！」说着拿出电话就报警了。

不一会，警察就来了，苏燕一脸气定神闲，仿佛自己就是个局外人，一切与自己毫无干系。

刘辉认识里面的人太多了。她才不怕，只要小孩没死，也没有人看到刘晓晓扔孩子。而且，刘晓晓是未成年人，不是还有个未成年人保护法，这些就是她有恃无恐的资本。

在警察调解下，两方僵持了一会，因为没有确凿证据，受伤男婴家属恨恨地看了耀武扬威苏燕一眼，悻悻地走了。

然而，百密一疏，电梯监控器却让刘晓晓坐实伤害儿童。他们可不怕那家人，经过调查父母只是公司小职员。家里也没什么后台靠上山，还不足以对苏燕产生任何危险，而苏燕担心的是汹涌如虎的社会舆论，对晓晓以后成长发展产生影响颇大。

在这钱能通天的社会，只要人没死，能拿她们怎么样？她老公可是混迹官场多年，人脉广阔，这点破芝麻大小的事一点红色老人头就解决的事，而且现在她们马上要移民了就算说破了天又能耐她如何？

而刘晓晓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哪怕来自父母的医生斥责也没有。苏燕觉得孩子祸都闯了，现在多说无用，把眼前的一切处理好才是正经事。

这时，手机屏幕上亮起，刘洲发了一个信息过来「一切搞定，明天出发」

看着手机屏幕，苏燕一脸兴奋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心里计算着晓晓在外国呆几年，等风浪过去后，大家都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回来改个名字，这一页就翻了过去。照样过自己生活。还有个外国留学海归的头衔，以后在岗位竞争上又是一大得力助手。靠着刘洲，以后依然前程似锦，衣食无忧。

飞机的头等舱里，刘晓晓兴奋得像只小鸟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周围的乘客都是一脸不耐烦，眼神里满是厌恶看着吵个不停刘晓晓。

苏燕直接无视周围人，小孩子嘛，出门吵吵闹闹很正常。

空姐都来劝说了很多次，刘晓晓依然我行我素，苏燕也只是做样子说一些不轻不重的话。或者直接无视苦口婆心不断劝说刘晓晓的空姐。

空姐看着油盐不进，我行我素两母女，真是头疼，可又无可奈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周围乘客反应严重，空姐无奈，只有硬着头皮说「这位女士，您的小孩严重影响别其他客人休息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将你们降舱处理」

听着事情变严重了，自己花了钱的头等舱为什么平白无故就要降舱，她想对空姐理论，可抬头看着周围满是厌恶的眼神，把要说出口的话噎了回去，撇着嘴，白了空姐一眼，「晓晓，好了，别闹了。」语气满是不情愿。

刘晓晓不情不愿停止了吵闹，眼睛恨恨地看着空姐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空姐的多管闲事。心里报复的火苗不断地滋生着。

吃飞机餐，趁着空姐不注意的时候。她故意把黑色酱料抹抹在了空姐的裙子上。

这一切都被苏燕看在了眼里，她没出声制止，看着空姐发觉后一脸惊慌，像只猴子一样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
她摸着刘晓晓的头直夸她聪明，「就要给不识好歹的人颜色看看。」刘晓晓十分享受苏燕的表扬，脸上得意洋洋笑着。

从机场出来，打了个出租车，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：一座价值不菲带着花园漂亮的二层小别墅。这可是刘洲花了一笔钱从朋友手里好不容易买来的。进屋看着各种豪华的装饰和国内家里里的一模一样。看着刘洲把一切都搭理得井井有条，苏燕心里又甜蜜又幸福。

而此时国内，某酒店里，刘洲满头大汗，身下的女子妖娆妩媚，柔若无骨的四肢像八爪鱼一样紧紧攀附着刘洲起伏健硕的身躯，似乎已经化成了一滩水，娇喘不断。

晚上苏燕安顿好了刘晓晓。看到包里的卫生卫生棉，突然想起，自己似乎已经两个月没来那个了。因为一直准备要二胎，没做措施，以防万一她拿试纸检验。

当看着试纸上鲜红的两条杠，苏燕又惊又喜。她迫不及待地给刘洲打电话。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

刘洲正站在酒店阳台上，听到苏燕怀孕心情激动不已，天下没有不偷腥的猫，自己在外只是玩玩。早晚还是要回家的。

他电话里不断嘱咐苏燕要注意身体，苏晓晓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，等孩子生了，自己就请假去美国看她们。

苏燕笑容满面打着电话，两人一直沉浸在怀孕的喜悦里，却不知道，未关上的门缝里，一只眼睛冒着残酷冰冷的目光。

刘晓晓失魂落魄无力垂着双手慢慢地走回了房间。

她做了个噩梦，被她扔下楼的男孩全身是血找她报仇。她吓得醒了过来，原本想找妈妈寻求安慰，可却听到这么一个如同惊天霹雳的消息，妈妈有二胎了。

她双手洋娃娃狠狠地撕扯着，不断地发泄着内心的不满和愤怒：都有她了，为什么还要生一个！洋娃娃被她大卸八块。残肢废躯，棉花满地都是，她内心的恶魔不断地咆哮着，她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抢走原本属于她的东西。

当苏燕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晓晓自己怀孕了。她原本以为晓晓会兴高采烈，自己有弟弟妹妹，却没有想到晓晓只是一脸漠不关心。她以为，晓晓还是太小不能接受，等过一段时间，就会改变。

苏烟还去特地做了胎儿性别鉴定，当知道是个男孩，她喜悦难以言表，迫不及待地通过电话告诉了刘洲，刘洲惊喜又激动，当下就给苏燕转了几十万过来，虽然刘洲也爱刘晓晓，可毕竟刘晓晓是个女儿，鉴于传宗接代思念，他心里一直想要个儿子，而现在喜从天降，他对这个儿子格外看重。千叮咛万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。

怀孕过程中苏燕一直小心翼翼，还请了个保姆照顾刘晓晓。刘洲也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问问孩子的情况。而对刘晓晓只有只字片语。

看着苏燕抚摸着凸起的肚子，一脸甜蜜幸福。刘晓晓心里嫉妒的藤蔓疯狂肆意地生长着，她恨不得徒手把那凸起的肚子撕下来。都是因为他，最疼自己的父母现在开始对自己不闻不问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一个未出生的弟弟，自己都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

她一直想下手除掉这个最大的威胁。可自己被苏燕送进了寄宿学校。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。

而苏燕对什么事都有一万个心眼，格外小心，自己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刘晓晓就像一头蛰伏的狼，在默默地等待着一个机会。

终于孩子出生，是个男孩，看着风尘仆仆的家人兴高采烈地围着刚出生的弟弟，七嘴八舌说着。自己孤孤单单被丢在了角落里。

刘洲进病房门就没看刘晓晓一眼，目光都被弟弟吸引去了。抱着弟弟乐呵呵地笑着。刘晓晓感觉周围人的笑容是如此的刺眼，她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抓着自己两侧的衣服，死死地咬着嘴唇，眼睛里满是愤恨。

出了月子以后，一大帮人回国了，只剩外婆苏妈在帮照顾弟弟。

苏燕因为子宫感染，去了医院。苏妈一个人照顾宝宝，保姆也有事请假了，苏晓晓看机会来了，她在牛奶里加了一点安眠药，端给了苏妈。

「外婆，你喝牛奶」刘晓晓一脸乖巧地把牛奶递给苏妈。

苏妈连忙接过。「谢谢晓晓，晓晓真乖，懂得体谅外婆」

「哪有，是这段时间外婆照顾弟弟太累了，喝点牛奶对身体好」刘晓晓懂事体贴地说。苏妈眼睛里泪花颤动，看着一脸乖巧的刘晓晓心里感叹，终于长大懂事了。「外婆，你别光笑着，快喝呀，一会冷了不好喝」刘晓晓善意地提醒着。

「好好好，外婆喝，外婆喝」苏妈笑着答应。她在刘晓晓目光的注视下喝了牛奶。不一会只觉的眼皮越来越重。哈欠不断，困得厉害。估计是这段时间带孩子太累了，睡眠不足。

「晓晓，你看一会弟弟，外婆头有点晕，眯一会」苏妈费力地抬着眼皮，打着哈欠说。

「好，外婆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弟弟的」苏妈听到刘晓晓回答，躺在沙发上放心地睡了，不一会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

看着苏妈睡着了，刘晓晓冷笑着，残酷冷血像死神一样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婴儿床。

苏燕回家看到刘晓晓抱着宝宝，从二楼狠狠地扔了下来。

「不要！」她尖叫冲了过去，「嘭」的一声，重物坠地，脆弱的婴儿摔在了满是石子的一动不动。苏燕像发疯一样，抱着满是血孩子冲向了医院。

而，为时已晚，到了医院宝宝已经死绝身亡，苏燕伤心过度像丢了魂魄一样，人不人鬼不鬼。

看到刘晓晓，她像恶鬼一样通红着双眼，刘晓晓心里打了个颤。「啪」她狠狠地一巴掌打在了刘晓燕的脸上，刘晓晓捂着脸，瞪着眼睛恨恨地看着暴怒得像只发狂野兽的苏燕。

「你害死你弟弟！你这是凶手，杀人魔！我要掐死你！」苏燕理智全无，红着眼睛，双手死死地掐着刘晓晓的脖子。

「咳咳」刘晓晓双手紧紧抓着苏燕紧紧掐住脖子的涮手，脸色通红。

苏妈心里自责难过，她看着苏燕眼里骇人的目光，再看看脸快成猪肝色的刘晓晓，大惊失色，急忙上去拉开两人。

「你别这样掐，会会掐死孩子的！现在宝宝已经不在，你掐死晓晓于事无补，如果晓晓再出事，你怎么办！」苏妈死死拉着苏燕，不断地劝说。

苏燕真想掐死刘晓晓，可如果晓晓再出事，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因为她今天苏检查，因为生宝宝子宫感染，她以后很难怀孕。

她拼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经过苏妈劝说，自己一番思考，她还是原谅了晓晓。

在孩子小小的墓前，苏燕又自责又难过，看着一脸毫无悔意，甚至眉目间还有点喜悦的刘晓晓，苏燕心里一颤。不知怎么她开始有点后悔了，可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已经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。

她和苏妈瞒着刘洲，说孩子因为生病去世了。刘洲知道后伤心不已。

可报应迟早会来的。

刘晓晓一次外出，看到一对父母带小孩，孩子父母在和别人谈话。而那小孩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，像自己扔下楼的弟弟。也许心里有愧，她吓得惊慌失措，转身而逃。

这时，路上一辆轿车飞速驶过，刘晓晓躲避不及，被狠狠地撞飞，刘晓晓睡在血泊里，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，不一会就没了气。

苏燕泪流满面警局做笔录，她心里一直不断安慰自己，还有刘洲，他是她的天，只要他在会没事的。她打电话给刘洲却一直不通。心里开始有点忐忑不安。

回到家，伤心欲绝的苏燕又受了重重一击。刘洲被人举报。家产全部充公，已经进了牢里。

知道这个消息，原本苏燕就像摇摇欲坠的房屋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最后的一点信念都消失了，她所有的一切都被无情地击垮了。

她脑袋一热。两眼一抹黑，晕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任凭苏妈如何叫喊，苏燕，永远都听不到了。

过度纵容，早晚都逃脱不了自己亲手酿造的苦果。

